

一世
传奇



鸚鵡晒月
作品

下

她说：“他既然带给我太平盛世，
我便要一生陪着他，报答这份安宁。”
可我从来都知道，霸道如他，从不需要施舍！”

毒后倾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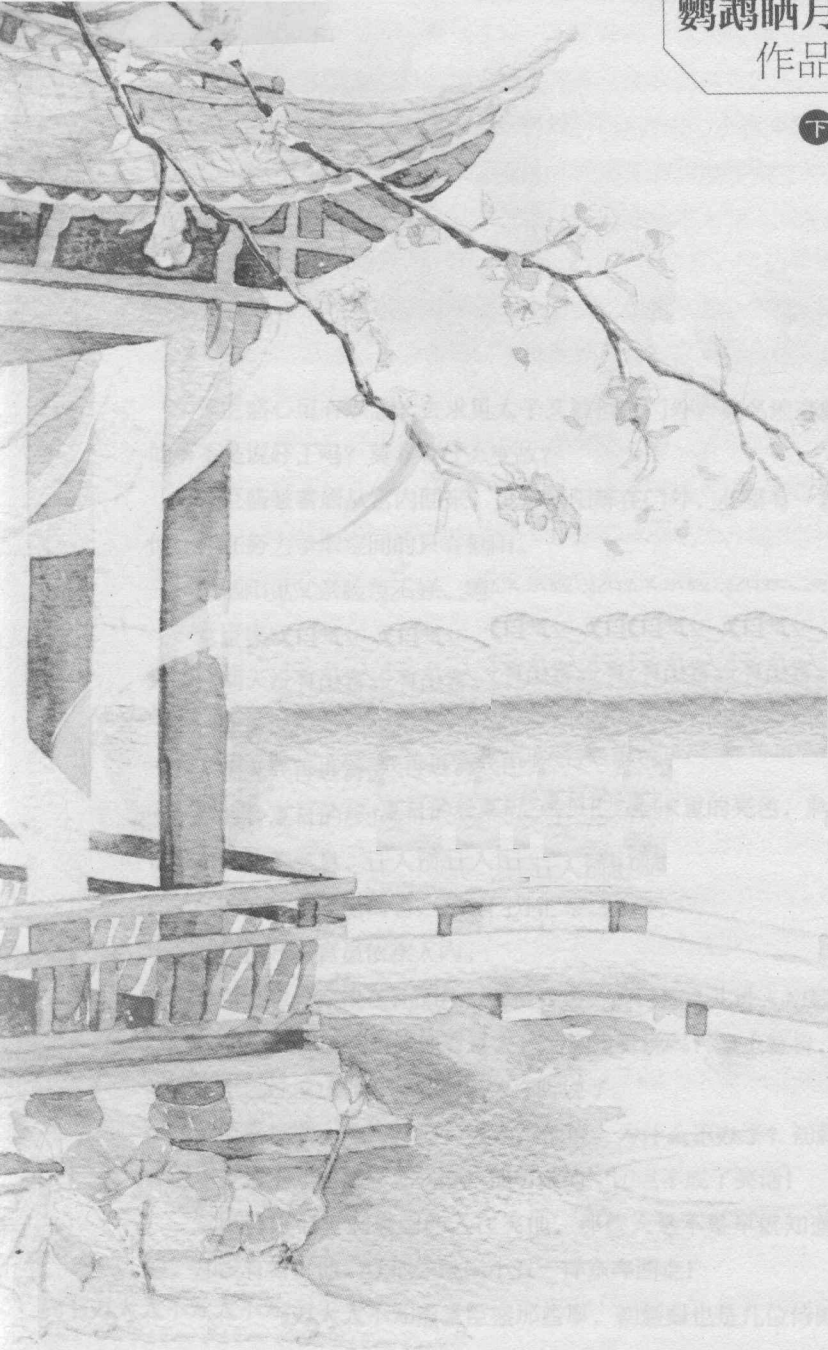
喜怒无常
的病态帝王

安然自处
的高冷女主

精彩对决 步步惊心

一代毒后 手染鲜血
强势归来 蛰伏隐忍
笑傲天下

鸚鵡晒月
掌凛冽系
月人系
新作震撼上市



鸚鵡晒月
作品

下

毒后傾國

2014年1月
作品

皇后侯國

悦讀紀
ENJOY READING ERA

憧憬美好
相信愛情

—— 阅读改变女性 · 女性改变未来 ——



空欢喜罢

第十一章

章臣盛心里有点急，去求见太子又被拒之门外，莫名地有些不安，可……栖影的事不是说好了吗？莫非有什么变故？

章臣盛皱着眉从宫内回来，见章栖阳等在门外，心里有一丝安慰，这个家里跟他一样在努力争取空间的只有栖阳。

章栖阳见父亲脸色不好，猜到不顺利，“爹，是不是不行？”

章臣盛叹口气，“应该没问题，太子已经打通了所有关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太子这两天没有出宫。再等等吧，这么多年都等了，难道这两天会不行？”

“爹爹说得对，小妹已经拜入琴音坊坊主门下，苦尽甘来的日子还会远吗？”

“明天我再进宫试试。”

翌日，夏日的晨光普洒在绵延的大地上，瞬间渲染了浓重的亮色，刺目的晨光也带着炎热的气息，让人预想到片刻后便是热浪遍地。

各府的轿子穿出街巷，在宫门外汇聚。

城门打开，官员依次入内。

章臣盛急着穿梭在礼部几位官员身边，商讨他女儿进入初慧殿后待遇的问题。

礼部尚书闻言，诧异地看过去，“你没听说吗？皇上宣旨，明日停罢初慧殿，昨天旨意已经发往各府邸，我以为你听说了。”

章臣盛顿蒙，他不知道，没人跟他说。为什么不办了？初慧殿传承多年，为什么说不办就不办？栖影怎么办？他所做的一切岂不成了笑话！

章臣盛好似听到周围的人在笑他，那些人是不是早就知道皇上打算停罢初慧殿，却没有告诉他，让他像跳梁小丑一样东奔西走！

礼部尚书万大人不知道章臣盛那些事，初慧殿也是几位侍郎在管，只是见左相

跟几个人走得近，以为他关心初慧殿的事，毕竟他的长女刚离开初慧殿，就发生这种事，他关心也在情理之中。

万大人看在万静和章栖悦是同学的面子上，在章臣盛耳边透露道：“柳小侯爷出事的时候皇上就有那个意思，但当时只是刚开始议，不知怎么的，昨天就敲定了，今天已经不上课了，孩子们只是过来取些东西。”

章臣盛闻言老脸通红，那么早就商议了？他这些天在做什么？竟然没一人给他透信！

章臣盛突然觉得没脸在众官员里站着，这些年他一直以为自己经营了些人脉，更是凭借他扎实的学问提出过几项革新，收效都不错，这些不足以抵消他是靠赵国公起家的往事吗？！

章臣盛现在觉得，这件事上，他完全就像个白痴被所有人耍了一圈！当他跑断腿的时候，这些人暗地里不定怎么笑话他！

他是为庶子女跑的又怎么样？是不是觉得他背妻宠妾，都等着看他笑话！

万大人拍拍他的肩，“别多想，不关你女儿的事。皇上纵然宠爱她，也不至于因为她不来就停罢初慧殿，肯定有多方因素。轩辕家公子出意外那次，皇上也透了那么点意思出来，这次不过是顺理成章。”

章臣盛无法理解地看过去，难道在外人眼里栖悦不去初慧殿也是导致初慧殿停罢的原因？

万大人看章臣盛这表情，更加交心，“不能说完全没有，初慧殿的隐患早年就暴露了，可皇上有让你女儿和太子多相处的意思，所以……总之所有事加在一起，停罢只是时间问题，你别往心里去，都过去了。”

章臣盛彻底傻了！皇上有看中栖悦的意思！那他还跟在太子身后跑？岂不是像他上赶着把女儿送上去一样？原来所有人认为是皇上想拉拢栖悦，而他却还不知情地为栖悦“谋划”！

没有什么比这样更让他丢人！赵玉言知道多少？她不准女儿接近太子，是不是早猜中了皇上的意思？

章臣盛怒火中烧，把所有的不甘、丢脸全怪罪到赵玉言身上，他觉得赵玉言再次置他的脸面于不顾，让他颜面尽失！

左相府内。

章栖悦正在跟凤姨学刺绣，一根根纤细的线在她手里被分成七八根细丝，毫无瑕疵的手握着针穿梭在名贵的白锦上，看着就如一幅画般动人。

凤姨今年四十有五，眼睛和手不若年轻时灵巧，才进了府给大小姐做师父。对相府大小姐她略有耳闻，脾气不好、不受管束，也的确如此，栖悦五岁时曾因绣不好一片叶子，掀翻了绣案，扔了所有绣线。

这是凤姨第二次接触章府大小姐，发现大小姐比几年前安静了不少，分线有模有样，下针轻盈，有耐性，加上本身长得漂亮，安安静静地刺绣时她看着都心情舒畅，果然是大姑娘了，懂事很多。

凤姨上前，看着她为一只寿蝠收尾，手法自然，针法细腻，深得刺绣精髓，“嗯，不错，小姐这幅双蝠拜寿送给赵老夫人，老夫人一定夸小姐手巧。”

章栖悦笑了一下，低头绣完最后一个花针，收了线，松了绣架，两只蝙蝠捧桃而飞。这是她送给外婆的贺礼。

凤姨称赞不已，她不会盲目教栖悦双绣刺花。章栖悦不同于栖影，栖影身份不行，有些绣技教给她是好心，可让她在夫家多一项本钱，而栖悦不可，栖悦是相府大小姐，学会了是锦上添花，学毁了，她就是把命赔上也不行，除非是大小姐强烈要求学她的绝技。

“凤师父陪我累了半天，让弄巧带您休息会儿，下午我再来找您。”

凤姨恭敬起身，“多谢小姐体恤。”

章栖悦拿着绣好的绣品去见母亲，还没走进正厅，便听到父亲拔高的嗓门。

楚嬷嬷脸色一冷，“小姐，我们一会儿再过来。”

“不用，婉婷在这里等着，我和楚嬷嬷进去。”章栖悦收了绣品，面色不悦地踏入正院。

红烛焦急地在门前走来走去，听着里面摔东西的声响，心里为夫人着急。

“我没说！我知道什么！你天天为那孩子谋划，你还有脸了！”

“我怎么没脸！都是我的女儿！栖悦不要的栖影就不能捡吗？”

“不能！你把栖悦当什么！我是短了栖影吃还是短了她穿？你四处为她奔走，不知道的以为我怎么虐待了她，需要你当爹的出头！你现在有脸跟我嚷嚷！你做出那没脸的事情时怎么不想想合不合适！”

章臣盛气得脸色通红，“你还有理了！”

赵玉言冷静高傲，站在大厅里无所畏惧，如怒放的夏花，傲视一切杂草，“我行得正坐得直！对你所有孩子一视同仁！夫子教习一个也没落下，是你上赶着给他们挑最好的，也不看看是不是手伸得太长，管过了界，被人看不起！”

章臣盛被戳中痛处，脾气顿时暴涨，“我管过界？你如果对栖影像对栖悦一

样，我用得着多此一举？！不过是初慧殿的一个小小伴读，你为什么不为栖影谋划？是不是怕栖影比栖悦强，抢了你女儿的风头！”

赵玉言闻言怒火中烧，“我女儿？是，栖悦是我女儿，她该得到那些有什么不妥！栖影是不是我女儿就另说了，我好吃好喝供着她长大是仁义，怎么，她还嫌我这个母亲没有赐给她一个嫡出的身份心生埋怨了？有本事投胎到正经夫人的肚子里！既然没有，就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偏偏盯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是自取其辱是什么！”

“你！你！终于说出你的险恶用心了！你这个恶妇！妒妇！除了自己的子女谁也不关心的婆娘，我要休了你！休了……”

门突然被打开，章栖悦一身淡紫色的长裙站在大门之外，面容严肃，气势凌人！

赵玉言微愕。

章臣盛一愣，见女儿一瞬不瞬地看着他，莫名地心虚，“悦……悦儿过来了……”

章栖悦走进来，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神情淡漠，庄严肃穆。她淡淡地开口，带着莫名的威慑，“爹爹刚才说什么？对娘的指责出奇地严重。女儿竟不知娘有这么大问题，需要父亲休妻。”

赵玉言不想女儿听这些，但看着女儿的样子，她好像已不能像以前一样把女儿当孩子抱开，心里隐约觉得此刻的女儿跟平时嬉笑的样子很不一样。

“爹说娘对妹妹们不好，请问爹爹哪一点不好了？是给她们住的地方太宽敞让妹妹们害怕，还是吃得太好长得胖，或者请的女夫子太多，学得太累，还是金缕绸缎伤了妹妹们细嫩的肌肤，需要换成粗布麻衣？”

章臣盛被女儿突来的凌厉惊得回不了神，这是总对他撒娇，不如意就发脾气的“乖”女儿吗？

章栖悦上前一步，“女儿没记错的话，栖影妹妹前些天天出门，坐的是金玉小轿，穿的是蚕丝云锦，吃的是上好菜肴，送的是香茶瓷器，这些东西都是经母亲亲自批审，为了让影儿妹妹如意。母亲还特意打听了楼姑姑琴坊主的琴好，多加了一盆水中仙子才得琴坊主相见。如果这样都是不贤惠，爹，您的休书还是写快些，女儿帮您拿去画押，省得您为母亲这样的妒妇耽误了您的大好年华！”

说完章栖悦威严地看过去，目光阴寒、不屑。

章臣盛突然之间心中微凉，被女儿看得心虚地低下头，他怎么会不知道刚才的

话站不住脚，但赵玉言此人不喜狡辩，反而越激脾气越暴，容易给人得理不饶人之感，但栖悦……

不，栖悦一直最听话，今天怎么……“乱说什么，你还小不懂事，出去玩去。楚嬷嬷，带小姐出去。”

章栖悦没有动，笑了一下，像往常一样纯真漂亮，“爹爹觉得我不懂事，找位懂事的来如何？外婆还是大理寺卿，如果爹爹都觉得他们太小，不如让母亲进宫见见皇后，自请离堂如何？”

章臣盛被说得脸色通红，如果闹开了他颜面何存？“章栖悦你……”

赵玉言闻言立即跳出来，“章臣盛，你冲我女儿吼一句试试！我现在就把你休了！不用你浪费一张纸！”

章臣盛气得险些昏过去，休了他？！但他绝对相信赵玉言做得出来。“好！好！”

章臣盛真想冲过去揍栖悦一顿，都是她干的好事，但想到皇上有意让她为太子妃的话，生生压下心里的不甘心，“懒得跟你们辩驳。”说完落荒而逃，怕赵玉言逮住他要休夫！

赵玉言见章臣盛走了，拉过女儿让红烛进来收拾。“悦儿，干吗跟他说那么多，不如意休了就是。”

章栖悦对母亲的思维无语，“可那不等于母亲背了那些骂名成全了别人？娘明明是宅心仁厚的好娘，为什么要让别人误会？”

赵玉言闻言心神慢慢宁静，拉着女儿坐下，看着平时笑容灿烂的女儿今天为自己顶撞父亲，心里一阵愧疚，“都是娘不好。”

“娘最好了。”爱她，对身边所有人好，府里的女人只要不是养不熟的基本都敬重母亲，只是她自己想不到自己多公允而已。“娘该多出去走走，成天闷在府里多不好。”

赵玉言闻言，没有接女儿的话，她嫁给章臣盛后就不再爱出门，除了几年前去忠王府，她都躲在家里，躲那些看笑话的脸色，躲那些是非，说白了她觉得没脸见人。

但要说她欠章臣盛什么，她觉得没有。地位她给了，女人，后院这么多子女难道是他自己生的？哪个女人嫁给他的时候不是干干净净？就连自己也干干净净，他有什么资格抱怨！

可休夫？

她就是说说，嫁给谁不是嫁？对章臣盛她们已经不可挽回，高兴了多看两眼，不高兴了就当多件装饰，有什么可计较？这次这件事，章臣盛实在无理取闹！她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多大的事，不就是不能让“爱女”入初慧殿，活像谁掐住了他尾巴一样！

赵玉言欣慰地看了眼女儿，“我家悦儿长大了，会保护娘亲，分辨是非，可他毕竟是你爹，下次注意点，万一他说你不孝，你以后的名声……”

章栖悦仰起头，“难道瑞哥能休了我吗？”

赵玉言突然笑了，想到瑞枫叶对女儿的好，心里一阵安慰，但还是忍不住提醒女儿，“有时候男人想什么咱们很难摸得透，就算他爱你，也需要你慢慢去维系，何况男人的爱有很多种，他们也顾及不到你的内心，反而认为对你已经最好，不准你要求更多。悦儿，枫叶这孩子是好，但娘希望你爱上他的时候能理智一些，聪明一点，不要忘了自己。”

章栖悦看着娘，以前娘也对她说过一样的话，在她嫁给九炎落的时候，“怎么会？”

“傻孩子，女人就算不爱，被真心相待久了，也会失去理智、全心为他，何况枫叶如此待你。”

章栖悦看出娘是担心了，于是握住娘的手，看着她，“娘放心，如果他对女儿不好了，女儿休了他。”

赵玉言忍不住大笑，“鬼丫头，净学些坏毛病！你要敢休了枫叶，娘就不让你回家。”

“娘不公平。”

赵玉言使劲捏她的小鼻子，“娘公平得很，今天才知道我有一个厉害的乖女儿！瞧把你爹说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光阴似水，滋润了春的勃发，蕴藏着冬的厚重，穿过秋的写意，在夏日炎炎中尽情沸腾。

时间如凝练的长河，沉淀着过去，向往着未来，一切重大的或不重大的事情，在它肆意流淌的过程中渐渐稀释、慢慢从容，盛放着幼小的草木，衰老着年迈的人们。

九炎端屣历经一年的求医问药，已经退出大周朝的权力中心，现在他连王爷也不是，搬出了皇宫，住进了郡王府邸。

往日门庭若市的景象早已不复，郡王府的大门更多的时候是关闭着的，偶尔有

皇后的赏赐下来，里面会传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范忆娥在府中的地位急剧升高，往日忍气吞声的她，心烦了也敢冲床上男人吼两句。府里的妾室、原本敢冲她叫板的娇美女子，如今都老老实实的，不敢作祟！

范忆娥自问，现在的日子舒心吗？舒心，十分舒心！男人尽在掌握，妾室老实听话，章栖悦彻底离开视线，她为什么不舒心？！

可，范忆娥自问，她不需要这样的舒心！发疯般地不需要！她宁愿男人高高在上，一年看她一两次，她宁愿宫里姹紫嫣红处处跟她作对，她甚至愿意看到章栖悦从她手里夺走管家的权力！也不希望像如今这样，安静地做位郡王侧夫人！

当初嫁给太子，就不是为了过这种“逍遥”日子！

范忆娥望着再也看不见的宫廷阙宇，心里的不甘只能深深地压下，她现在和郡王唯一能搏的就是新太子需要皇后娘娘扶持，希望新太子将来看在对他有恩的分上，照拂他们一二。

要说一年多来，朝里朝外，变迁最大的，当数皇十三子九炎落！

一位连“端”都不被允许使用的末等皇子，突然之间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乖巧懂事、仁厚明理，以完美的好皇子形象成为皇后娘娘目前最中意的养子。

九炎落是谁，那些大臣都不陌生，没人希望这样出身的孩子站到众人之前，就算他再好、人再懂事，也改变不了他亲娘关在国寺的事实！

可那又怎么样！母亲出身再低，也改变不了他是皇子的事实！

何况九炎落还凭借一己之力，对战三场皇子辩驳，力压所有兄长，让群臣无话可说！

而皇上并未对九炎落的出身提出贬意，默认了他与皇后建立的近乎母子般的关系。

一年多来，九炎落已从南小院搬出，住进了帝子殿，与其他皇子享受同等待遇。皇后娘娘怜其少年多苦，对他额外照顾，付出一腔母爱，大气有容，彰显国母气度！

九炎落也不再是当初的样子，一扫过去的所有不堪，俨然成为一位风度翩翩、谦和有礼的十三皇子。

此时的他，公平地享受众皇子的一切权利，严谨从容的性格让其在后宫的生活如虎添翼。

身边配有四位侍卫，八位太监、宫女，吃住起居一切如同众皇子，他的过去理所当然成为宫内禁忌，不容任何人再提起。

“小心点！别碰坏了！”锦榕已经是十岁的大姑娘，穿着粉色三等宫女品服，身姿虽然依旧青涩却也亭亭玉立，一派从容地指挥着下面的人把赏赐规整，“这些东西全部清点入库，一件不留。”

“姑娘，库房装不下？”

锦榕想了想道：“去问问总管公公，能不能行个方便先把东库房腾出来给十三殿下用。”

“是。”

帝子殿共住着六位皇子，九炎落住在最南面的院落。虽然同是座院子却比曾经的住处好得多，每天有固定的太监打扫、清理，房内的装饰一个不缺，手臂粗的蜡烛，燃一晚上也绰绰有余。

“还不快点！锦绣，你去找李公公要些石粉，这些家私要做防虫处理。”

“是，姐姐。”锦绣是后来分配来的宫女，与锦榕同岁，本来有自己的名字，九炎落一律从了锦字。八位宫人除了四个粗使的，其余三位均从“锦”字，而锦榕是名副其实的大丫头。

锦榕变化最大的是气质，优越的生活，主子节节攀升的地位，让她如鱼得水，以前她求好多次也不见得能到手的東西，现在自然有各宫的大公公送过来，分例也不用去取，自然有人巴结着给送。

想调入十三殿下宫中的宫人更是使尽了手段讨好巴结她，对于这样的变化，锦榕从最初的不安到现在的从容，已经有一套自己的应对方案。

中午，九炎落结束了课程，来朝露殿给皇后娘娘请安。

皇后一年多来老了很多，往日镇定从容的气度有了疲惫之态，现在维持她坐在后位上的恐怕就是一股不甘的怨气和对儿子的不放心。

权皇后正在与兄长说话，眼里有哭过的痕迹，见九炎落来了才拭了眼泪。

九炎落是她选中的养子，生母低微、出身可怜，她施与援手后，便占了大义，九炎落再对她存份感激，对她来说就够了。

她不求养子对她忠诚孝敬，但求能念在她相帮一场的分上，将来对废太子有份怜悯，让端嬖安享晚年，而九炎落是目前最符合她心意的人选。

“回来了？皇上今日考你们功课，答得可好？”

九炎落身穿缣边锦袍，发丝束在脑后，往日婴儿肥的脸庞已经长开，露出棱角分明的轮廓，他恭敬地向皇后问安，然后向权大人问安。

权老爷急忙回礼，连称不敢当。

权书函也稳稳见礼，十二岁的他丝毫没有少年活泼的影子，稳重从容，就仿佛九炎落本该让他恭敬。初慧殿的影子早已沉埋，无人再提。

皇后与有荣焉地介绍，“落儿，这是书函，算是你表兄。不久前书函考取了殿试，现在已经是翰林院编修，今日过来向皇上谢恩，顺便来本宫这里坐坐。书函的学问公认的好，你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他。”

权书函急忙起身，“皇后娘娘谬赞，侄儿不敢。”

九炎落跟着拱手，“权少爷博学多才，孩儿早有耳闻，能得权少爷指点是孩儿的荣幸。”

权书函闻言静静地对九炎落一笑。

九炎落也回他个笑脸。

两人隐隐亲近不少。

皇后见此，开心地笑了，一扫脸上的阴霾，发自内心地高兴。她的侄儿品性、学识均是上乘，若不是年龄太小，入住翰林院侍讲也不是问题，若能跟九炎落多亲近也好。她已经决定，就选九炎落，大哥再劝也没用。

“落儿，带书函出去走走，母后和权大人有话要说。”

“是。”两个孩子有礼地退下。

权皇后看着，心里隐隐透出些不甘心，如果端媵还在，她何须……

权老爷没有跟着伤心，他是男人，理解妹妹的苦却不能感同身受，只是皱着眉道：“决定了？”

皇后点点头。

权老爷意料之中地叹口气，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既然决定了就别被人抓住把柄。攻人攻心，他生母还活着，必要时给点救济，别鬼迷心窍，听信谗言想杀其生母。不要说会不会脏了你的手，你也先想想值不值！”

权老爷的话说得很重，“别行错一步成了怨！”

权皇后焉有不知的道理，别说九炎落生母那种出身，就算不是，她也要上书皇上请求封嫔。那种身份的女人，远远威胁不到她，她若跟那种女人计较，她的后位也到头了。“大哥放心，今年本宫带他去祈福，顺便让他们母子见见。”

权老爷子见她能想到这点，微微点点头。九炎落是不错，无论出身和本身的能力都符合皇后的心意，他的生母不足为惧，只要皇后别乱了分寸，凭借这份提携之恩，世间的舆论就能让她在皇后、太后的位置上老死。

“你向来是个有主意的，太……端媵的事苦了你了。”权老爷知道妹妹不容

易，说了软话。

皇后苦涩地一笑，“有什么？苦不苦都是命，本宫就是命再不好，别人也休想欺到本宫头上！”

权老爷没对妹妹的偏执说什么，只道：“他多少是有能力的，加上与章府小姐的关系，皇上也会衡量一二。”虽然不齿这一点，可皇上对章栖悦的执着不亚于皇后对太后之位的谋算。

权皇后突然道：“我想让落儿和如儿定亲。”她现在很庆幸端晷没看上如儿，如果落儿娶了如儿她更能放心。

权老爷子立即不悦，如儿是他的女儿！从小被妹妹养在身边，妹妹到现在还想着……

“哪怕他不喜欢，如儿也可以先当侧妃。我知道这样做委屈如儿，如果九炎落能封太子，就让他们在一起好不好？好不好，大哥？”

权老爷看看皇后，他猜着皇后是怕将来九炎落后宫没她的人，她会受到制衡。说白了，还是有几分不甘心在里面。“再说吧。十三皇子如果真能封太子，我们权家本就在选秀之列，至于如儿，她比十三皇子大，多有不妥，让她跟我回去吧。”

“哥，如儿只比九炎落大两岁。现在他们偶尔能见到，九炎落对如儿恭敬有加，如儿是我的心血，除了她，本宫谁也不信任！”说完不容辩驳地盯着她大哥。

权老爷不想为没影的事跟妹妹吵。“再说吧。还是先让皇上答应封他为太子。”

两人的话题又绕回原点，却没发现珠帘后一抹轻盈的身影转身离开。

权如儿，容貌不输宫中任何女子，从小被当今皇后带在身边教养，气质、风华雍容华贵，言谈举止高贵大方，能歌善舞，是难得一见的美好女子。

可就是这样的女子，她的婚事屡屡受挫。皇后娘娘有意将她嫁给她表哥时，表哥便极力排斥，想不到皇后现在看中的九炎十三竟比她小两岁，他还是个孩子，怎么能……

“小姐，小姐，奴婢可找到您了，权少爷和十三殿下正到处找您呢。”

权如儿一袭鹅黄色的长裙，婀娜多姿，举手投足间自有少女的温雅做派，她闻言立即打起精神，“一时贪看了景，走，带我去看看。”

十二岁，对章栖悦来说只是一个符号。生肖轮回一圈，是老人们口中的本命年、富贵年，女孩子青涩懵懂的岁月，章栖悦这一年被强制穿红。

大红色緞金边绣花丝锦长裙，火红的颜色如一抹亮丽的风景，让她艳丽的容颜更加出众，眉目已成的漂亮更添娇艳，娉婷又略显线条的身姿瑰丽若仙。

十二岁的章栖悦出落得更加漂亮，无须刻意修饰，不用太多笔墨，她已如一幅绝世名画，姿容远在众女子之上。

她不用出众的才学、高人一等的绣技，甚至不用性格婉约、脾气柔和，单凭样貌，已成为燕京当之无愧的第一美女。

自然，压过她所有亮点的美丽，也只让她得了美女的噱头，所有美好的品质均被自动忽略。

伴云楼的舞房内，章栖悦手执七条彩带，身姿若蝶，辗转翻飞。

七条色彩艳丽的丝带仿若有生命般在她周身起舞，高速翻转的手臂仿若施了法术，舞出五彩的花球，带动无数彩光，划出一条条亮丽的色彩，美不胜收，让欣赏者醉目，观赏者沉迷。

一曲舞毕。

女子轻盈的脚步落下。

仿佛浸泡了十载的葡萄美酒打开了陈酿的坛子，波光粼粼，摇曳沉静。

楼姑姑赞叹地收了琴音，几乎舍不得从爱徒身上移开眼睛。美人若花，仿佛真的攻破了山河，激起了烟霞。谁能说没有单纯的美丽让人心折？大小姐让她知道，舞蹈若超越灵魂的存在，诠释它的美丽时才真正的惊心动魄。

轻盈若飞、红光罗衣，不夺舞者的风采，也只有章大小姐才有这样的亮色，可撑起如此绚丽的舞姿。此等颜色，谁人堪得。

大厅里静悄悄的，楼琴师看向一旁的章夫人。

赵玉言凝着眉，对上女儿等待评价的目光，微不可察地摇摇头，依然柔美不足。

章栖悦顿时丧气地垂下头，转身去换舞衣。不来了，不来了，瑞枫叶要敢嫌弃她，她就揍他。

楼琴师觉得章夫人要求苛刻。

但赵玉言在女儿转身后，目光变得柔和。悦儿已经做得很好，学这些不过是为了磨她的性子。她这孩子天生要强，能收敛几分已经不错，再说了，难道真让她女儿跟小绵羊似的乖乖听话？

那多没意思。

赵玉言恍惚觉得，女儿这些年太听话了，莫非是自己要求太严格？

想想以前女儿活泼的性格，赵玉言立即自我审视，不，不能让女儿太收敛，万一女儿养成逆来顺受的性子，吃亏的还不是她自己！

大红色的衣裙包裹在章栖悦身上，柔美轻软的丝纱垂落，红得美艳。腰间系着一条水粉色的腰带，别着一个红色荷包，红艳艳的抢光色，让她犹如初绽的花骨朵，含苞待放，楚楚动人，美不可言。

章栖悦早已习惯镜子里的自己，一张在众人眼中美丽的脸上曾做出过她们无法想象的形态，有什么可惊叹的？“楼姑姑辛苦。”

楼琴师欣慰地笑笑，恭敬地起身告辞。

赵玉言看着女儿，心中满意，把女儿带在身边向外走去，“舞步纯熟，相当不错。”

章栖悦小嘴一嘟，埋怨地撒娇，“娘，你终于夸我了。”

“死丫头，忠王妃的请帖收到了吧？”

“嗯。”章栖悦点头。

赵玉言点点女儿的额头，赶紧教育，“明天一定要老老实实听话，不可以乱跑，不可以肆意妄为，不可以像平时一样跟忠王妃撒娇。这是忠王府的春宴，请的都是燕京权贵，前院还有男客，稍有不慎，你就完了，所以一定要跟在忠王妃身边，不可以闯祸！”

章栖悦捂着额头可怜兮兮地看着娘，娘已经教导她好多次了，还不如忠王妃对她好。

“看娘做什么？平时在家里野惯了，真怕你给王妃添乱。”

“娘，那天我可不可以不穿这种疹人的颜色？”不知道的，以为她急着嫁呢。

“不行！想什么！有没有把娘的话听进去？”

章栖悦赶紧指指自己的耳朵，生怕她再念一遍，“听进去了！”

栖悦话落，院子里冲进来一个高大的影子，声音洪亮地喊：“娘，小妹！渴死了，我先去喝口水！”说着快速从两人面前消失，向侧院跑去。

赵玉言无奈地头疼，“栖典！你就不能慢点？”

远远的声音传来，“知道了。”嘭！啊！

“少爷！”

章栖典今年满十四岁，已经是国子监学子。学业虽然一般，但去年由聂弓凯看中带入禁卫军，表现优异，深得聂弓凯赏识，现在已经能独立执行任务。

赵玉言埋怨地看眼儿子消失的方向，“越大越不像话，都说亲的年龄了还那么孩子气，真不知道他舅舅教了他什么。”

章栖悦笑了笑没有接话，大哥比以前好多了，他现在只是在家里才这么跳脱，

出了门用瑞枫叶的话来说，也是位“不苟言笑，力大无穷”的少年。

有很多长辈还向枫叶打听大哥的情况呢，说有意将女儿嫁给大哥。

赵玉言看眼女儿不痛不痒的样子，再次觉得自己命苦，“一个个都不让我省心。”

章栖悦不在意，大哥因为长期不在燕京，现在熟悉他的人并不多。他回来只有半年，大多时间跟着聂弓凯在外面，很少回家。

章府大少爷，在很多人眼里已经陌生，相反很多人认识章栖阳。

章栖悦并不为大哥着急，大哥现在和九炎落关系很平和，大哥现任禁卫军，在宫里和九炎落碰到的时候不少。

两人第一次碰到时，大哥惊讶地跑回来问，那小子真是九炎小贼人？不，不！现在是十三皇子！真不可思议！差点认不出来！

人模人样不说，板着脸时的样子还真有皇家霸王之气！

哈哈！我不说了！

由此可见，大哥现在就是想欺负九炎落也不可能，何况大哥长大了，做不出小时候那么幼稚的事。

重要的是，大哥的起点本身就比章栖阳高。章栖阳上辈子能压大哥一筹，主要原因是栖典能力不行，又和九炎落有过节。现在不一样，按现在大哥的性情，就算章栖影上台，她也要依靠提拔章栖典才行，嫡庶有别，栖阳反而要收敛在官场上的表现。

所以，很多事，只要他们自己不去寻不自在，没人能压到他们头上。如果真被其他人压了一筹，证明自己本身实力不行，不是栖影他们也会是别人。归根到底，她与大哥的胜负取决于他们自己。

“大哥去吗？”

“去，这么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真怕他做出什么事来，还好是忠王府，枫叶会看着他。”

“娘，那您去吗？”章栖悦抬起头观察母亲的反应。

赵玉言静了好一会儿才道：“娘身体不好，娘让忠王妃帮忙留意一二，帮你找位贤惠的嫂子。”

然后揉揉女儿的头发笑道：“你若喜欢哪个姐姐也回来跟娘说，如果品性尚可，我们就找个人管管他。你看他成天像什么样子，一点也没有枫叶的稳重！”

“嗯。”章栖悦没有多说。知道这是母亲不想谈出去的事。

不是母亲对大哥的婚事不上心，而是她对女方的家世要求不高，并不像找女婿

般要多好多好。

巍峨的皇宫坐落在燕京中央，以它为中心，辐射百里，形成庞大的大周中心。

绵延的城墙严肃地耸立在内城外围，隔绝出贵族与皇权的差距。

小李子疾步从帝子殿出来，拂尘一扫，恭敬地道：“回瑞世子，皇后娘娘派如儿小姐送东西过来，十三殿下让您稍等片刻。”

瑞枫叶淡淡地点点头，一身官袍身姿挺拔，五官英挺，淡漠从容的脸上冷静沉稳，比之一年前他的五官早已长开，棱角分明的容颜上，一双深沉的目光如一潭湖水，带着三分冷漠，六分平静。

他静静地站在院外，没有任何不满。春风吹开官袍的下襟，平添一份肃然之冷。

他今天过来是确认九炎落明日出席春宴的事宜。

瑞枫叶在外等了两刻钟，小李子才再次匆忙出来，恭敬万分，“让瑞世子久等了，十三殿下请您进去。”

边走边小声地解释：“如儿小姐刚走，您也知道皇后娘娘的意思，十三殿下也是没办法，瑞世子勿怪。”

瑞枫叶声音很淡，“正事要紧。”

小李子顿时无话可说。

帝子殿的南院内，九炎落已经等在书房里，站在临窗的书桌前，手里执着笔，墨在宣纸上快速晕染，一幅百花争春图已初具模型。

门打开，小李子悄悄地退出去关了门。

九炎落放下笔，迎上，后天养成的气势已不输瑞枫叶，小小年纪完全脱离了曾经的稚嫩，一如打磨上乘的宝剑，散发着庄严的宝光，“瑞哥，有什么不妥吗？”

“没有。”瑞枫叶不当着人并不对九炎落行礼。

九炎落也不需要。

瑞枫叶不是托大，而是觉得九炎落不需要这些。这些年他一直看着九炎落成长，现在的九炎落冷静得有时候让他觉得陌生。

可如果要想在那个位置上再谋一步，九炎落怎样的改变都不为过。

这两年来，九炎落出去的次数寥寥无几，也仅在方便的时候见过栖悦一次，还没有说什么，仿佛找不回曾经的感觉。

瑞枫叶也淡了以前不合实际的猜疑，以君臣之道相处融洽，没有旁人时也调侃九炎落几句，“皇后动作挺快，恭喜十三殿下抱得美人归。”

九炎落不置可否，面容无甚起伏，没有接瑞枫叶的话，而是道：“还邀了哪几